

皇明史竊

皇明史稿卷之第二十五

官制傳第三

東莞尹守衡著

宦官蓋掖庭之職口侍皇帝起居迺最傾意所從來  
尚矣高皇帝初定制稽周禮未及百人稍欲復古爲  
防微之計置內使監一有令有承奉御凡六十人尚寶  
一人尚冠七人尚衣十人尚珮九人尚履八人尚藥七  
人紀事二人執膳四人司脯二人司香四人太廟司香  
四人涓潔二人尚洒尚醋尚麵尚染凡四局局正一人  
副二人御用凡二司司正一人副二人內府庫一大使

一人副使二人內倉監一令一人丞二人東宮置典璽

典膳典服典藥典兵典乘凡六局局郎一人丞一人門

有門官門正一人副一人東宮門亦如之官無過五品

上稱大夫下不失為郎內使監令正五品授中衛門大夫丞從五品授侍直大夫皇門門

正局正司正東宮門正局正正六品內侍郎門副尚寶

奉御局副東宮門副局丞從六品內直郎尚冠等奉御

庫大使倉監令正七品正奉郎洪武六年又置內正司

庫副使倉丞從七品正衛郎以糾內官之不法者司正一人品正七副一人品從七

末年頒定祖訓乃定為十有一監曰神宮監掌灋掃大廟殿庭廊

麻曰尚寶監掌王寶勅符曰陵神宮監掌灋掃及栽種曰尚膳

監掌供養奉先殿并御膳及宮中食曰尚衣監冠掌御用

服履寫靴曰司設監掌車輦牀被曰內官監掌成造御

禮粧奩并內官內使帖曰司禮監掌冠昏喪祭禮儀賜

黃架閣文書監倉米審曰司禮監掌及御前勘合賞賜

單墨書畫管長隨內使人等出曰御馬監掌厰閑與諸

門馬牌及督光祿寺供應筵宴曰直殿監掌灋掃

牧所關曰印綬監掌諸券貼黃印信曰五殿監掌灋掃

收馬驛關曰印綬監掌諸券貼黃印信曰五殿監掌灋掃

廡廊監有太監正四左右少監從四左右監丞正五典

簿品五長隨奉御品正六凡門四關防出入奉天門午

門端門承天門各門正一人品正四左右門副各二人從

品凡司二曰鐘鼓中掌奉先殿祭樂御樂宮曰惜薪內崇

炭司正一人正五品左右司副各二人從五品凡局六曰兵

仗及掌內用兵器并督造刀甲等曰內織染掌染造上曰

針工掌成造曰巾帽掌內官紗曰司苑掌種蒔宮曰酒

醋麵局大使一人正五品左右副二人從五品凡庫三曰內

承運掌段疋金銀珠曰司鑰掌各門鎖鑰曰內府供應

掌御用香米及庫大使一人正五品左右副二人從五品後

又置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太監一人正四品左右少

監各一人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六品

又置銀作局掌造內府金銀器用大使一人正五品副一人從五品而

東宮六局一如其舊宮闈內稍稱備自矢冠服異於外  
臣外臣文武職銜內官不得有所兼攝月米一石不食  
於內庭亡他委任上謂侍臣曰朕觀史傳所書漢唐末  
世皆爲宦官敗蠹未嘗不爲惋歎此輩朝夕左右親近  
信用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大易明戒漢唐末禍雖繇閹尹然不使  
之典兵預政卽欲爲亂寧可得耶宮門中置鐵牌鐫爲  
令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勅諸司毋得與文移  
相往來周蓋加密焉語諸大臣曰前代人主往往縱宦

寺與外臣交通致使窺覘朝政夤緣假竊以亂國家爲害非細故也此時奮欲去之有若城狐社鼠勢不得行及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故轍可畏也朕爲此禁所以戒其未然耳有老闍供事數十年一日從容對答語侵政事上大怒即日斥遣還鄉高帝時所以約制諸內臣者未嘗不憂其漸而逼絕其原也皇太孫嗣位馭此曹尤峻於外稍不法輒令有司得械聞諸闍氣奪靖難兵起遂多通款文皇文皇顧不能無私嚮徇乃徇兇輩復稍稍見馬上之績及入國增置二十四監制度日繁經

費逾廣委用漸大負數漸多視祖制倍蓰矣至有一二  
凶邪藉憑寵尊撫監數爲岌岌賴上神庥自天朋亡罔  
昵是故能爲間不能爲亂迨于晚歲倦勤朝事漸密筆  
札久之稍稱肺腑矣馴至後王典刑益遠寵倖亡制幼  
冲怙保任之庸家懦釀陵奪之釁并髦祖制而惑聖聰  
有徒旣繁詐利益滋政柄因之漸移威福在其呼吸司  
禮比閣輔內官比冢宰御馬比司馬御用比司空東西  
內厰比三法司總營務備留守位先公侯鎮邊藩監征  
討權倖撫帥及至開山採海皆稱獨坐回天弄國家于



股掌之上以恣其魓暴之心朝宁冠紳爲所奴隸不可  
言狀禍之流也大則以乘輿予敵小不難於喋血禁門  
所幸高帝在天之靈照臨于上能爲亂不能爲變如振  
與瑾至狼戾也一血胡虜之刃一亭市朝之斧宗社幸  
無他虞而運之否也不能無泰世宗入繼大統采元輔  
之密贊掀先代之頽綱盡罷各鎮監軍朝野爲之吐氣  
邊腹爲之回色斯稱一大快焉然履霜之戒猶在憂后  
之世余故摘其著寵者錄于篇間有賢者足稱述百不  
能一特爲樂道之它無所與於成敗者不著

高皇時內官無外事無所知名初置定遠牧監李善爲  
監副胡清董良爲御長雖皆中官任外銜然屬太僕一  
厩長而已有杜安道者授尚冠卽改御用監又外臣入  
領內職安道以鑷工侍宿衛故授之安道在上左右數  
十年上與諸大臣帷幄計議安道必與知性縝密不外  
泄過諸大臣前獨一揖不啓口而退出入內庭行步可  
數上愛之然它寵異後遷出爲光祿寺卿獨有趙成  
者洪武八年以內使奉命市馬河州又其後二十五年  
以市馬出者有尚膳監而聶司禮監慶童此其人雖不

敢有所憑藉干竊非復掖庭永巷之職矣是內臣出使  
自成始胡惟庸之逆內臣以忠憤死者有雲奇雲奇南  
粵人惟庸誑上幸其第觀醴泉謀叵測奇守西華門刺  
知之走觸乘輿言狀氣方勃岬舌馱不能達上怒其不  
敬令撻之折右臂垂斃手猶奮指賊臣第弗痛縮上悟  
亟遣軍士圍其第索得壯士裹甲咸依屏帷間召奇奇  
已死上悼奇死非罪忠弗白贈左少監賜塋鍾山給灑  
掃戶六人歲祭至今嘉靖初加贈太監

文皇時常靖難初內官將兵者數人有狗兒最敢戰先

筮王安即不花都女直人孟驥即添兒西番人鄭和即  
二保李謙即保兒並雲南人雲祥即猛哥田嘉禾即哈  
喇帖木金胡人皆從起兵有功入國後皆授太監永樂  
元年則內官監李興等奉勅往勞暹羅國王而與其貢  
使偕行其後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冊封真臘李達同負  
冰即陳誠窮使西域是內臣之奉使外夷自興始也而  
是時建文君或言出走外夷上欲踪跡之四年乃遣太  
監鄭和帥舟師三萬人齎勅諭金帛浮海而西行賚西  
洋諸番凡至三十餘國威宣海外一破國都再虜逆命

王一禽大盜酋所至國王納款朝貢採取未名之寶以  
巨萬計是內臣之專征閭外自和始也八年都督譚青  
等營有內官王安王彥三保脫脫王彥即狗兒靖輝後  
所賜名也是京營之有監視內臣自安始也然名列青  
後亡顯權自是又有馬靖者巡視甘肅與西寧侯宋琥  
協鎮則出鎮邊陲自靖始也然巡視畢即還京而其後  
馬騏出交趾益恣貪虐交趾去帝都萬里上亡繇知其  
過失至昭皇之世始召還亡何矯旨下閣勅騏復往交  
趾閣臣以請上大駭曰朕安得有此言此奴還交人如

解倒懸豈可再遭然亦不誅騏也太宗晚年亟欲聞外事十八年創置東廠令刺大小事情以聞於是諸貴人駸用事然上故英睿諸貴人稍踰軼立付囚繫李進奉使山西採天花上聞其不法即遣兩御史械還有從府尹何寶私索工匠則下錦衣衛執治之召寶責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官禁使令之人爾何畏而輒聽其役民爾爲京兆尹尚畏之外小官當如何今姑貸爾也有阮安者時稱爲清忠上顧時時加寵異焉上之革創燕都寔任之安長於工作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

殿府部諸司之制出安規畫工曹諸屬不能改拱手受成而已先後賜予極蕃悉輸工作私帑亡十金之蓄景泰中出治張秋河卒安交趾人一名阿留又有沐敬者建文朝太監性蠹直從征阿魯台六師老塞外數勸上班師上斥之曰反蠻敬仰視上曰反蠻固不知誰是上命曳出斬之敬自若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奴豈不有盜釋之尋亦旋暉

昭皇時在宥僅一年然元年正月命鄭和守備南京是留都之有守備自和始也上爲太子時有黃儼江保二

人比周三郡王數傾奪事在靖難紀中太宗卽世二人皆佞誅

章皇時有陳蕪御用監太監也交趾人上爲皇太孫時蕪朝夕侍有保抱功上卽位賜蕪姓王改名瑾從征武定州還受賞金帛寶楮累巨萬又以兩夫人賜瑾官其養子陳琳亦從瑾姓曰王椿景皇帝立瑾嘗有疾帝遣醫往治數遺金帛飲饌問安否旁午道路不絕瑾卒又命官其奴與其從者十二人賜鈔五十萬緡恩寵之篤亡與比然瑾性忍謹宣宗嘗見祖宗家法賞雖不細而



時有刑辟內官監太監袁琦令其屬阮巨隊等十人出  
虐民上殺琦而梟巨隊等十人于市又裴可烈及馬俊  
唐受亦皆恃寵害民可烈下獄拷死俊自經死受械回  
京凌遲死上諭瑾曰此非朕欲殺之寔其自取寃結下  
民鬼神不赦爾其榜示內官內使及小火者各宜洗滌  
乃心若先嘗有過後能改悔朕亦以無過待之有楊慶  
者治私第工部尚書吳中以官木遺之上下中獄革其  
少保陳銘故城丞也太監劉寧素以清謹受知上上命  
寧同一御史往械一內使還過故城銘性悍急又時大

醉而酤聞有內官至更不問所從來立奮前捧寧而手  
擊之御史莫能止奏丞無狀逮至上以其一時昧於所  
聞原而宥之時有爲智者出鎮交趾駐諒江城黎利反  
城破智北而望闕哭再拜死之

睿皇時正統間則王振蔚州人少選入內侍讀書爲東  
宮局郎上即位遂掌司禮上呼爲先生不名太后聞振  
事上多不律賜振死上爲懇請乃免時三楊同秉國振  
忌之會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有司奏逮治輔臣榮  
溥曰謨罪當死士奇曰宜論謨因公律士奇與謨同鄉

故解之請裁于太后振因間言曰三輔臣言皆私坐死  
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太后聽之振以是漸據三  
楊之短于上而奏白多振裁決亡何振又發榮受宗室  
賄請覆按之榮竟憂憤死太后崩士奇溥相繼沒內閣  
權一歸振振動以它事中諸大臣法學士劉球上封事  
請因天變削振權振怒摘疏中語下球獄殺之自是公  
卿畏禍重足一迹皆爭附振免死中外官歲時皆有重  
饒尚書徐禧都御史王文侍郎王祐事振尤謹以翁父  
誦振而士氣掃地矣振又請征麓川夷而以太監吳誠

曾吉祥監督是內臣之監軍閫外自誠吉祥始也師旋  
以功蔭姪王山世錦衣衛同知亡何復官其姪林世錦  
衣衛僉事予勅曰爾振性資忠厚度量宏深昔在皇曾  
祖時特以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深見眷愛教以詩書王  
成令器委用既隆勅誠益至肆我皇考念爾爲先帝所  
器重特簡置朕左右朕自春宮至登大位前後幾二十  
年而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衛調護克盡乃心贊翊  
維持靡所不至正言忠告裨益定多茲特勅賜給賞擢  
爲爾後者以官詩曰無德不報書曰謹終惟始朕眷念

爾賢勞昕夕不忘爾尚體至意始終如一致我國家有  
無疆之休爾亦有無窮之聞十四年北虜也先入寇振  
懷帝親征乘輿北狩振殺于虜事在北狩紀而是年德  
勝門禦虜太監興安李永昌奉勅往同武清伯石亨兵  
部尚書于謙整理軍務則以內臣而總京營兵始此先  
是九年遼東鎮守太監亦失哈以征討功賜歲米四十  
石則內臣加祿之始十三年寧陽侯陳懋爲總兵官往  
討鄧茂七太監曹吉祥王瑾監督神機火器則內臣監  
鎗之始景帝時上鑒振禍待內臣頗峻有單增貴幸增

謾日公卿奉土珍上壽都給事中林聰劾之乞急治毋  
令蹈振覆轍上下增錦衣獄尋釋之而是時有金英者  
與興安二人皆有時名英宣皇時已爲司禮與太監范  
弘同受允死詔後弘易牧南海子與范弘吳亮共下錦  
衣獄正統十四年受命輔郕王居守英宗北狩王令英  
召廷臣問計侍讀徐理倡言南遷英叱之曰死則君臣  
一處死爾敢言遷都者上命必誅之令掖理出是時都  
人洶洶英靜鎮之勸帝篤任于謙議戰守帝將易儲語  
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英叩頭曰東宮生日乃十

一月二日帝默然帝言懷悉英佯不悟以憲廟對君子以是爲陳循輩愧死也英嘗奉使南都還日南公卿皆出餞江滸獨大理卿薛瑄不往英歸帝問南公卿誰爲賢英對曰僅薛大理卿一人耳人服其公大理卿俞士悅請清刑獄以消天變命英同三法司會審英齎勅張黃蓋騎導至大理寺爲三尺壇中坐尚書左右坐內臣於是五年一審錄自英始時英代振掌司禮言官論英不法數事帝輒下法司訊治禁錮之斬其家奴二人安有庶操人不易干以私然短於才每事必咨詢二三

故舊大臣虜請送上皇還景帝已即真安迎帝意不即  
欲谷使面折廷臣曰諸公且來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  
祥富弼其人耶衆莫能答時王誠舒良內用事懷悉之  
立或以爲安與謀上皇復辟省臣訟言誅之上貸安死  
姑令不視事而獨殺誠良等安受佛戒遺龕粉其骨作  
浮屠克供人以爲業報云上皇在南宮有阮浪者以老  
成端謹入侍故時御用監左少監也景帝已易太子指  
揮盧忠上變告浪謀欲糾衆復立上皇景帝大怒笞拷  
掠窮治駁起大獄矣浪怨恨不挂累一人終被繫死上



皇復辟贈太監賜葬祭浪交趾人宣宗時爲御用監監丞正統改元特陞左少監

天順初則曹吉祥以奪門功得貴幸先是麓川之役吉祥以監督功得官其弟整世錦衣衛副千戶及是復叙其嗣子指揮僉事欽爲都督同知姪絃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尋封欽昭武伯又官其兄鐸從兄鏞皆都督內臣子弟封爵自欽始時又追復王振官賜祠祀內臣之禍也自振始也吉祥不識文墨時恐事歸司禮贊王雖在內閣籠內閣附已有所干請內閣不盡如意內

積不平而又與石亨爭寵利每訐亨短上前亨謂之曰  
今在內惟公在外惟我設有陷我二人上意叵測吉祥  
悟於是與亨相結表裏彗星見言官張鵬等以吉祥與  
亨等致之率臺臣論奏而二人者疑閣臣有貞賢主使  
之入內牽帝衣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奪門時出萬  
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鵬乃伏誅姦臣內官永從子故  
結黨誣臣耳伏地哭不已上爲下有貞賢獄等謫外卽  
召還而吉祥與亨二人出入禁中侮上弄權上明知之  
而從之卽喜一不當卽拂於顏色上心甚厭惡之已而

亨又伏誅上弁革曩所冒功官吉祥猶私庇其諱下達  
官輩不動上容之而恩倖日漸疏矣吉祥不自安遂與  
欽等蓄異圖稱兵犯闕殺錦衣衛指揮逮梟擊傷大學  
士李賢廣寧侯劉安焚東華門大戰殺左都御史寇深  
恭順侯吳瑾欽等敗走悉追斬之磔吉祥于市時吉祥  
爲司設太監掌司禮者牛玉玉亦得上寵信用事吉祥  
又惡其軋已吉祥誅玉以司禮獨擅權與典璽局局丞  
王綸隙讒連兵部右侍郎韓雍幾不測上賓天純皇立  
中宮皇太后欲立王氏王受吳氏父賄說太后止之立

吳氏后尋廢上僅斥玉出南京亦不之罪也是時提督  
京營者御馬監劉永誠性忠謹習騎射永誠三扈成祖  
兵間有功後歷西陲大鎮今西北傳稱劉馬太監者永  
誠也永誠凡總京營兵十年始辭任上復勉留之諸從  
子爲指揮千戶者數人以姪聚爲後官左都督聚封其  
高曾祖而不及父成化初聚以破西虜功封寧晉伯永  
誠沒天子議欲追贈伯爵內閣力爭曰祖宗成憲其在  
誰敢違之事得寢不行

純皇時則汪直直大藤峽徭種也先爲昭德宮內使以

年小便黠得幸陞御馬太監同監葉達有長河峒功辭  
賜寶鈔幣帛乞陞其兄錦衣衛千戶官部執不可因直  
得特陞指揮僉事內臣辭賞乞陞自達始成化十一年  
妖賊李子龍坐出入禁中與宮人亂伏誅上銳意欲知  
外事始立西廠任直刺事事倖東廠而勢出其上恣羅  
織屢起大獄以功加歲米二十四石閣臣商輅兵部尚  
書項忠等相繼疏直罪狀上恚曰一內監安得繫天下  
安危命內臣懷恩詰責諸大臣諸大臣具數其罪還報  
立罷廠事踰月御史戴縉因天變陳直掌廠大有緝捕

功近來災變荐臻皇上諭兩京大臣同加脩省訓誥詳  
諄聽之藐藐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以固邦本  
亦未聞群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以匡治理望皇上推  
誠任人及時修政務俾宿弊革於下善政清於上然後  
天意可回上悅遂復厰事直尋以它事中諸大臣坐忠  
削籍輅罷免縉以九年秩滿遷尚寶司少卿尋僉都察  
院直任錦衣衛副千戶吳綬爲刀筆權移主上尚書尹  
旻王越都御史陳鉞皆附立得據寵位初旻介越請立  
賢越跪乎越曰安得六卿跪人者越入旻伺之越跪牀

下曰事事竟叩頭出旻入亦倣越跪謂叩頭出越見之  
以爲旻之未嘗覘已而尤其過禮旻笑曰自君故事豈  
我設哉故都人謠曰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  
葱言卑靡而鄙猥也及直巡邊發都御史牟倖職巨萬  
上俸獄坐戍由是都御史官皆鎧甲戎裝迎直百里外  
伏謁望塵俟過然後敢起至入館復易小帽曳撒趨走  
唯諾自治供張上酒食獨河南巡撫秦紘與直抗禮直  
又謹待之紘密疏直擾民直不知及還上問各省撫臣  
孰賢直獨稱紘上出紘疏示直直頓首伏罪蓋稱紘賢

不置上釋之直每誼上求遣巡邊希功固寵以討建州  
夷功加米三十六石襲殺威寧海子虜加米四十八石  
又以黑石崖功加三百石後累至四百八十石先日上  
振諸閹所未有也太監品不過正四計日止廩米一升  
五合及衣帽韉料而已高帝時中書省請增歲祿至  
十二石不許正統中亦失哈始以軍功加米蓋以十二  
石爲一級然多不過二十六石止耳大都米及七十二  
石則視文武官爲正一品而僕從衣料遂亦有加無筭  
有小中官阿丑者善恢諧上嘗作問之以爲娛丑一日



晚上來佯酣卧不避左右曰駕至不省或曰汪太監來  
矣驟驚走上呼之前曰汝不懼我而懼汪太監耶丑叩  
頭對曰廷臣誰不懼汪太監者上嫌之丑又嘗作直衣  
冠持雙斧趨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  
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上微哂焉於是御史徐鏞等  
疏直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上下三法司叅擬寘直南京  
降奉御越奪爵編管安陸州鉞與縉皆削籍綬戍邊直  
既逐有梁方者以謹媚昭德宮被寵幸而權任不及直  
昭德宮好奇玩芳令其弟錦衣千戶私採禽鳥珍巧物

以進引用方術士取內旨與官不由吏部名曰傳奉官  
李孜省僧繼曉皆芳薦引驟尊顯繼曉嘗入禁中以妖  
術惑上上爲建大鎮國永昌寺費內帑金數十萬尊繼  
曉爲法王賜珠寶二筭孜省亦善符咒立授太常丞久  
之進官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芳之弄權鬻爵一時  
傳奉得官者多至千人有脫白而得太常卿者司禮監  
懷恩數與芳忤刑部員外郎林俊疏乞誅芳繼曉二人  
以謝天下上大怒下俊獄欲殺俊懷恩叩首爭不可曰  
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殺俊將失天下心奴不敢

奉詔上怒曰汝與俊合謀誅我不然安知我宮中事提  
御硯擲懷恩懷恩以首承之不中上又怒什其几懷恩  
解冠帶佯地哭不起曰奴不能復事爺爺矣上叱懷恩  
懷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譖梁芳  
使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徑歸卧穽中風不能起上怒  
使使勞問俊得不死外謫懷恩力焉二十一年星變  
詔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持疏謁懷恩懇庭下懷恩  
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得吉馬坊傳奉不  
必動懷恩厲聲曰星變專爲我輩壞國外臣何與焉今

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矣敏素驕貴  
文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憤恨死章瑾進寶石求錦  
衣鎮撫上命懷恩傳旨懷恩曰鎮撫掌詔欲武臣極選  
柰何以瑾得之上曰汝違我命耶懷恩曰非敢違命恐  
違法耳上乃改命覃昌懷恩曰外廷有肯諫吾言尚可  
行因諷兵書余子俊子俊謝不敢懷恩嘆曰吾固知外  
廷無人也時獨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數論事恩每嘆曰  
天下忠義斯人而已亡何恕罷而萬安劉吉彭華并在  
人閣懷恩絀居鳳陽敬皇嗣國乃召恩還恩力言上遂

安去起恕爲吏部尚書懷恩者宣德中兵部右侍郎山東戴綸族父太僕卿希文子也綸以直諫觸宣廟怒捶死連逮希文腐其幼子爲小黃門賜名懷恩少受業於學士錢溥通典故性忠鯁能持正初昭德宮獨專內寵倭率守臣錢能韋眷王敬等與芳表裏用事貢獻無藝稱上意懷恩掌司禮從中匡替不憚冒觸霆威諸人亦每憚懷恩多歛戢能出鎮守雲南遣指揮郭景以玉帶蟒衣犬馬刀劍等物私通安南王又遣指揮盧安蘇本百戶楊能等與千崖孟密諸夷交通時王恕爲巡撫奏

請逮治上特宥能止逮其下九人能猶私庇其所親愛  
指揮姜和李祥二人乞免逮從之敬以排書採藥爲名  
乘傳南行所至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  
害恕時亦爲江南巡撫奏械敬還是時諸宦監并權上  
往往持法不輕貸權亦不至下移時亦未嘗不仰上英  
斷上嘗遣太監鄭同崔安冊封朝鮮嗣王太監沈繪致  
故王祭行矣遼東按臣侯英馳奏曰同與安皆朝鮮人  
祖宗墳墓父兄宗族皆在朝鮮於其國王未能無跪拜  
禮殊輕中國之體上曰英言是也乃召同與安還署爲

令內臣不許出封王。始此有陳準者，廣州順德人也。與懷恩善，尚銘直東廠，黷貨甚於汪直。上褫職，克南京，淨軍去，令準代之。準集刺事諸縱騎，令之曰：「大逆若告我，非此則有司事。若無與中外安之權，噤有欲入人罪，令準按之。準不忍而扼於勢，逡巡數日，整衣冠，閉門，自經。死，銘爲直所薦，引直之見踈於上，銘排之也。銘言貌巧佞，足悅人，而內陰狡，掌東廠，京師富室銘羅織之，必入重賄乃已。又謀入掌司禮，與內之當道者相捋，人策其必敗云。」

敬皇時則李廣廣以燒煉符籙進貴幸熒惑上心又爲太子立寄子壇太常卿崔志端真人王應琦皆稱廣爲教主主人廣爲傳奉陞官賜玉帶上最眷愛廣而大臣遂多與廣通賄賂日開其門如市弘治十一年建育秀亭於萬歲山成會少公主痘廣飲以符水殤宮中歸咎廣父之清寧宮災或曰亭之建年月不利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廣懼飲鵠自殺上聞廣死意有奇秘方書遣中使廣家索首得其納賄簿簿載某官送黃米幾百石某官送白米幾百石上



曰廣食幾何乃受許多米耶左右對曰此隱語避人知耳黃白金銀也上震怒命沒入廣家於是言官請出簿覈案諸與名者急甚寅夜走壽寧侯求救不期而會者十三人由是事得寢有覃吉者初事上東宮爲典璽郎爲人老成謹通書史持論方正儒生亡以過之成化十四年東宮方九歲吉侍起居惟謹口授太學中庸論語諸書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天下民情農桑軍務及宦官擅權竊國之弊曰奴老矣收望它日富貴耶願天下有賢主奴死亡恨純皇嘗賜東宮皇莊吉曰天下山河

皆主有何莊爲徒勞百姓填左右人谿壑不可竟辭之  
一作嘗導東宮讀萬里經吉適至東宮輒取孝經自携  
吉晚曰主得無念經乎曰非也讀孝經耳東宮出講吉  
卽令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請東宮起請先生喫茶局  
丞張端大不然之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其後孝宗  
甚命仁賢多吉輔導之功也又有常隨何昉者餘杭人  
是時張后兄弟數出人禁中昉深忿之以爲非祖宗家  
法一日上與張飲起如厠除御冠于坐張戲戴之昉持  
爪候張宮門欲鎚殺之得小監密語之方脫去厥明昉

復上疏論張大不敬亡人臣禮后大怒召鼎杖死于海  
子

教皇時則劉瑾張永瑾陝西興平人初與永皆給事太  
子家帝爲太子時與相愛及即位益親幸瑾與永與馬  
永成谷大用魏彬劉祥丘聚張興八人號八虎日導帝  
徇馬鷹兔舞唱角觝之好宴遊亡度言官交章論斥上  
寧自引咎而嬖瑾等貸不問閣臣劉健謝遷李東陽皆  
頗命臣持議欲誅之尚書韓文復率諸大臣叩闕下上  
章固請誅瑾上不忍遣太監李榮傳諭諸大臣幸少寬

之而瑾等業已寤欲求南京安置閣議堅持不肯亡

王岳者青宮舊閣也亦素惡瑾等從中力贊之上意秘  
屈於是瑾等聞之趨繞帝前號哭叩首首盡出血帝爲  
愴然瑾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言官岳前掌東  
掖王使也夫上狗馬鷹兔岳嘗買獻否上心所明也今  
獨咎奴儕復依地哭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因獻言曰  
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亡忌者司  
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收言矣上知瑾有  
使才立貴瑾而以丘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分水等要

地調察閣臣健遷皆罷免竄岳南京追殺之瑾每構雜  
藝上前俟上玩弄熟多取章奏請省決上曰用汝何爲  
乃一一煩朕耶亟持去由是瑾不復奏事惟已意裁決  
天下章奏皆瑾票旨內閣李東陽取克位而已瑾引同  
鄉人文選卽張綵爲謀主驟尊顯爲吏部左侍郎更改  
先朝制令悉事苛刻動以微文中諸大臣法逮繫無虛  
日諸大臣人人自危有遺匿名書冊罪數瑾亂政狀帝  
見之瑾下殿詰責令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跪午門外  
烈日中仆地死十餘人法司奏讞章內每稱瑾名傳奉

見之輒嗔怒而都御史屠滸率群屬聽階下謝罪公  
使勲戚進謁叩頭爲一拜禮瑾踞受之小拂意麾叱如  
僕隸復立一內廠自領之煢調東西二廠事諸曹郎治  
諸直指巡鹺皆責人重賄不輒抵罪下獄內使四出  
搜索藩臬郡縣官海內人心憤恨思欲剗刃于瑾之腹  
中而寧夏都指揮何錦等遂奉安化王馳檄起矣瑾不  
省計遂張水以爲軋已剪其黨自張永覺徑趨御前訴  
瑾而殿之帝令置酒解紛焉由是永深憾瑾矣上以寧  
夏交因授永兵往討之永行上戎服幸東安門送之賜

金關防金瓜鋼劍許便宜行事永中道聞賊已禽卽遣  
京兵歸朝自帥部曲數百人至夏州撫定之乃還入見  
上上置酒勞永瑾永成等咸在酒旣瑾退永留侍因言  
寧夏之變瑾激之出袖中疏瑾十七大罪且白瑾欲反  
狀時上已有酒俛首曰瑾反欲何爲永曰欲爲天子上  
曰天子任爲之永曰瑾爲天子陛下將安之遂命逮瑾  
上乘騎至瑾第已夜中瑾被青蟒衣出上罵曰奴欲反  
耶奉蹤之永等佯爲解縛送內獄并逮瑾黨張絲絲盡  
發李東陽阿比瑾事東陽與永謀曰不重法誅鋤此吾

當受其亂遂擬瑾大逆無道律上猶未肯訟言誅之  
也及籍其家得偽璽一牙牌五百藏方扇二上始大怒  
曰奴果反矣遂族瑾尸于市都民有以一錢易一醬肉  
坐噉之緣瘦死獄中言官連章論劾諸所附瑾文武大  
臣永日瑾用事時我曹尚不收言况兩班官乎今罪止  
瑾一人可勿搖動人心瑾誅魏彬代掌司禮永龍幸用  
事而人亦快永之能誅瑾也稱頌永閣臣李東陽兵部  
尚書王敞英國公張懋於是咸上書頌永功永兄富得  
封奉安伯永弟容安定伯予世券勛號而谷大用馬永



成魏彬陸閻兄弟侄皆獲冒功封伯爵然永成姪山雖  
貴衣蟒圖玉每爲永成澆花調馬他第侄往往類是永  
初以恩加歲米十二石寧夏逆瑾功加四十八石獲妖  
人功加一百二十石永欲候援劉馬兒三保太監爲請  
輔臣言二人非身受永意乃沮其後累米三百石而各  
大用魏彬張雄張銳張忠輩加米亦及之先是永父與  
大川父俱存皆授錦衣使毋淑人於是在聚馬永成魏  
彬雄父皆贈都指揮使毋皆夫人予祭葬內臣封贈  
自一八用始也永成死恩蔭九十人有鄧敏者恩蔭八

十人恩澤之濫至正德極矣上在豹房銳雄二人最嬖  
亨銳居東廠雄掌司禮皆與寧濂交通銳每借以糾事  
仇諸司事諸司稍不順輒中以奇禍劉祥丘得且簪  
人薦出鎮守忠性克恭時談武藝上前自明誘上巡  
王其家忠霸州  
入忠家永晚節益忠於國家是時江彬群小用事  
上南征王守仁得免彬輩譏人之以永在上前有以調  
譏之也守仁方入獻俘彬等言上使永前邀守仁還江  
西復縱寧王鄱陽湖中上親督戰禽之不如是無以侈

上功守仁侔至浙江永遼留之不肯與守仁相見謂已  
禁使仗御鉞撫臣不得與抗禮園中屏數日欲用守仁  
守仁知之一旦直詣永館叱門者入坐其卧榻上呼永  
曰吾王守仁也來與公談國家大事永一見氣奪聆其  
言論忠慨雖內情然尚持氣岼曰公何爲國苦辛如是  
蓋早投向我懷中守仁曰豈有投人王節使耶公役我  
懷中則可與共成國事耳永曰張永非負國者公不見  
安化王事耶守仁曰公非負國何爲令主上南征永曰  
南征何難守仁曰自寧藩圖襲江右爲墟頃又繼以

興如郭人民易子而食而餘孽竄伏江湖觀時候發王  
師采南無特此輩得以乘間卽百姓不支必揭竿而起  
矣永大悟則指江上公所檻與俱來者不可不歸我守  
仁曰我安用此於是以俘歸永永至南京見上具言守  
仁忠且有大功勞不可掩時彬等方日夜短守仁於上  
前會與上奕戲永曰是賴守仁不然江西變不可支主  
人安得樂此上曰方欲遣校逮之永曰何故上曰渠與  
寧王嘗有私故逮之耳永曰甚善上曰何謂也永曰逮  
謀反者豈不甚善第恐不真耳如寧王者乃真反也彼

其反者人方捕之來獻我又疑其同反而并逮之是爲  
反者報仇而使捕者償其死也他日誰肯爲國家出死  
力以已亂乎且守仁嘗以論瑾遭酷訊而無改辭試問  
侍上左右有能與之質對者耶於是遍訊侍者皆謝不  
敢避去彬復跪上曰今即不逮守仁試使召守仁守仁  
不即來則反真矣上然之永令健走者馳告守仁守仁  
聞召不遑食而即與使俱行至南京上欲見守仁彬等  
復爲它辭沮不使見然上疑則釋已上復使永至江西  
檢閱寧王故府財物永至禁從人不得登岸稍與照刷

卽還京人以是益賢永世宗入國馬永成已死谷大用  
立聚降奉御守孝陵劉祥張銳張雄張忠下法司鞠治  
永彬閑任削諸恩蔭不錄贈亨岳官各陵一錦衣百戶  
世襲嘉靖三年大用召還守康陵六年用大學士一清  
言起永御用監提督團營神機操練永凡一綰司禮三  
綰御用綬三督團營再總大兵再扈上領樞密出許便  
宜行事及撫鎮聽制父兄弟侄貴勢傾一時而名位不  
衰我朝先後權璫用事柄司禮則振璫數將大兵則吉  
祥直然皆不克終不及永永保定新城人也永同時有

蕭敬者武宗以其老成諳國典信用之諸監欲有興厝輒召敬質問敬輒對非先朝故事所救正爲多敬年二十餘則已侍英宗爲太監上嘗閱射謂敬曰知爾能文復能射否敬頓首言能連發三矢皆中的成化中入司禮與李榮俱以柔媚結上寵引用尚銘爲言官所紕自是數廢數起凡四秉筆四掌印幾五十年而退休爲太監近七十年門下中貴百人二從孫皆終第貴顯錦衣數人致仕日人夫月米比輔相有加年九十一而終賜葬祭儀同勳戚敬善詩工書喜彈琴風角堪輿諸方技

皆能言之溫恭下士士大夫多樂其爲人故寧藩亦愛慕之嘗與交通寧敗上以敬年老免逮罰其金閒住歷事六朝內庭行步不差尺寸比投老閒居蕭然有林下之趣絕口不談時事琴棋詩賦爲樂而已今士君子與諸中貴談懷恩之賢皆不省及敬則交口頌之不置然中貴之壽考久任者無過敬

肅皇時有閹洪崔文洪興邸舊閹也以從龍功授御馬監太監上自楚藩習見毅皇任中官之過及入嗣帝位御此輩甚嚴有罪撻之至死陳尸示戒先是中官散布



諸邊守備無餘地於是裁剗殆盡給役省殿視先朝什之一二而洪獨剛愎自用上亦稍寬縱之洪所欲行多取中旨主兵大臣嘗請選騰驤四衛官不聽御馬監以爲請亦不聽洪竟矯旨選之言官論爭不能奪然洪無甚大過得見容其後上溺禱祠於是崔文以禱祠得寵倖文能矯詔獄鉗制人御史劉黼發其廝養子李陽鳳奸工書趙璣奏屬刑書林俊訊治文度于俊不能得詎上移獄鎮撫司而執黼告人捶楚欲死叱曰吾豈咎一小囚借咎趙尚書耳從醺祭侵內帑金巨萬東廠太

監芮景賢與文表裏用事羅織縉紳景賢以厰官受民  
詞奏逮永平太守郭九臯特旨出京城刑部尚書林俊  
言治道宜攬大綱識大體九臯卽貪且忍猶不可以天  
子侵有司况以單辭而遽令褫衣對簿使以謬誣枉死  
不傷聖德乎不聽科臣劉最以論崔文外調行矣景賢  
復據它事逮還京謫戍同官劉濟言罪至戍遣亦重矣  
最罪不至此而故爲苛法何以示天下且緝繫于羅織  
之門鍛鍊于武夫之手而裁決于內降之旨所失不小  
不聽上故英明爭臣持論中或指斥太過故上亦不樂

時有黃錦者初以伴讀事世宗潛邸有保翊功及上入  
嗣大統累遷至司禮兼總督東廠上呼爲黃伴而不名  
而錦視廠務持大體而已諸緹騎亦不敢生事上嘗命  
修顯陵稜恩殿及舊邸龍飛殿省公私錢百餘萬禁中  
常賜肩輿乘馬加米累至五百餘石上恩數終其身不  
衰錦洛陽人又張佐者時亦在司禮用事佐老成練達  
廉靜寡欲加米亦至二百四十二石與錦二人皆以忠  
謹見稱又麥福者則以營建被寵榮以司禮而兼東廠  
自福始也福亦加米至三百七十三石

在皇時有李芳內官監太監也芳頗持正上初卽位之歲特信任工部尚書徐杲匠役也先朝以營造功蹟官八座杲屬冒太僕苑馬少卿者二人布政司參議二人卽中一人貢外二人鴻臚光祿官百人芳首論劾工部議悉汰之芳又請革上林苑監增設祗候皂隸百十人裁光祿增用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白青鹽三萬斤又酌減工部物料歲輸大內九千金其節省多類此上性恭儉故芳言悉當上意而同事者人人側目芳矣是時司禮又有滕祥孟冲陳洪等尤上所寵倖用事上好

遊幸三人爭傾國帑制奇玩以悅上心作鰲山燈爲長  
夜飲上甚溺之數不御朝群臣少得望見顏色三人者  
力思攘臂弄威福而首揆徐階又深爲結納噤無一言  
獨方敷直諫上不聽三人故多媒孽上前上竟不能勝  
諸璫言俄命緹騎執方繫刑部獄待決尚書毛愷言刑  
人于市與衆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方  
罪狀未明莫知所坐上曰芳事朕無禮其錮之芳錮諸  
璫益橫幸上每事兢兢祖制不肯紛更故諸璫亦不敢  
生事自恣但先朝故事諸璫所不便者上或以其言廢

格而其所便者即已汰新遂求復諸司論爭上輒怒其  
抗違先是司禮黃錦蔭姪黃浦爲錦衣都督僉事以罪  
革錦死將爲上一起川浦且爲錦用其族人黃保等六  
人以錦衣官守墓中有私人爲上林苑監海戶王印許  
奉坤取內旨徑下鎮撫司訊治編戍印而法司不與聞  
繼遣使數出初年費金四十萬次年洪復請加六十萬  
解例不如意改詔取新樣難之傳買珠玉帖屢下即皆  
二三中貴出私藏物高價侵年祥嘗私創庭院廠木  
惟意裁斲工書雷禮不能制言于上上顧不悅令禮致

仕去內庫嘗以空頭劄傳示戶部進銀三十萬兩一燈  
至費三萬金一事旬日間六更明青駸駸似正德時事  
矣上有事於太廟諸巨璫皆冠進賢冠祭服從各進饋  
盆以次上食爵賞謝辭與六卿埒而溫綸溢六卿之上  
廷臣以論劾得罪者初年則太常少卿周怡外補去其  
後科臣石星李已陳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寶司丞鄭履  
淳皆廷杖削籍矣祥等三人第姪蔭宮錦衣指揮千百  
戶各二十人洪第都以千戶掌鎮撫司陞錦衣使芳在  
獄中二年刑科舒化以熟審請始釋出戍南京

論曰高皇舊制內官不許讀書識字宣德四年始以陳  
山釋內閣事專授小內監書閣振用事則內府開設書  
堂而領以翰林檢討正字官於是內官之知慧益多才  
任稍廣遂足以損穢帝德矣孝廟至仁聖也不無惑於  
李廣矧不省務狎遊是好異之八虎流毒尚可勝言  
哉乃至閣臣頓首於具員六卿駢足而奔命至有貽其  
姍笑而來萬歲閣老之譏吾徒之爲士夫者可以愧矣

純皇時上多決事於內大學士彭時曰請得如先朝  
故事召見面議遂托諸常侍奏聞上允之一日御文  
華殿召見諸常侍語時曰先生等初見情意未洽不  
宜多言時等諾之及見時言昨堆御史奏臧京官俸



之半然文官尚可武官不免鞅鞅湏陛下大發明詔  
以慰人心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時等頓首呼萬歲  
而退於是諸常侍笑曰常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論  
止呼萬歲因名時等爲萬歲閣老云